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

貪花費盡採花心，身損精神損德陰。勸汝遇花休浪採，佛門第一戒邪淫。

話說南宋時，江州有一秀才，姓潘名遇，父親潘朗，曾做長沙太守，高致在家。潘遇已中過省元，別了父親，買舟往臨安會試。前一夜，父親夢見鼓樂旗彩，送一狀元扁額進門，扁上正注潘遇姓名。早起喚兒子說知。潘遇大喜，以為春闈首捷無疑。一路去高歌暢飲，情懷開發。不一日，到了臨安，尋覓下處，到一個小小人家。主翁相迎，問：「相公可姓潘麼？」潘遇道：「然也，足下何以知之？」主翁道：「夜來夢見土地公公說道：『今科狀元姓潘，明日午刻到此，你可小心迎接。』」相公正應其兆。若不嫌寒舍簡慢，就在此下榻何如？」

潘遇道：「若果有此事，房價自當倍奉。」即令家人搬運行李到其家停宿。

主人有女年方二八，頗有姿色。聽得父親說其夢兆，道潘郎有狀元之分，在窗下偷覷，又見他儀容俊雅，心懷契慕，無繇通款。一日，潘生因取硯水，偶然童子不在，自往廚房，恰與主人之女相見。其女一笑而避之。潘生魂不附體，遂將金戒指二枚、玉簪一支，囑付童兒，覷空致意此女，懇求幽會。此女欣然領受，解腰間繡囊相答。約以父親出外，親赴書齋。一連數日，潘生望眼將穿，未得其便。直至場事已畢，主翁治杯節勞。飲至更深，主翁大醉。潘生方欲就寢，忽聞輕輕叩門之聲，啟而視之，乃此女也。不及交言，捧進書齋，成其雲雨，□分歡愛。約以成名之後，當娶為側室。

是夜，潘朗在家，復夢向時鼓樂旗彩，迎狀元匾額過其門而去。潘朗夢中喚云：「此乃我家旗匾。」送匾者答云：「非是。」潘朗追而看之，果然又一姓名矣。送匾者云：「今科狀元合是汝子潘遇，因做了欺心之事，天帝命削去前程，另換一人也。」潘朗驚醒，將信將疑。未幾揭曉，潘朗閱登科記，狀元果是夢中所迎匾上姓名，其子落第。待其歸而叩之，潘遇抵賴不過，只得實說。父子嘆嗟不已。潘遇過了歲餘，心念此女，遣人持金帛往聘之，則此女已適他人矣，心中甚是懊悔。後來連走數科不第，鬱鬱而終。

因貪片刻歡娛景，誤卻終身富貴緣。

說話的，依你說，古來才子佳人，往往私諧歡好，後來夫妻榮貴，反成美談，天公大算盤，如何又差錯了？看官有所不知。大凡行奸賣俏，壞人終身名節，其過非小。若是五百年前合為夫婦，月下老赤繩繫足，不論幽期明配，總是前緣判定，不虧行止。聽在下再說一件故事，也出在宋朝，卻是神宗皇帝年間，有一位官人，姓吳名度，汴京人氏，進士出身，除授長沙府通判。夫人林氏，生得一位衙內，單諱個彥字，年方一□六歲，一表人才，風流瀟灑。自幼讀書，廣通經史，吟詩作賦，件件皆能。更有一件異處，你道是甚異處？這等一個清標人物，卻吃得東西，每日要吃三升米飯，二斤多肉，□餘斤酒。其外飲饌不算。這還是吳府尹恐他傷食，酌中定下的規矩。若論起吳衙內，只算做半飢半飽，未能趁心像意。

是年三月間，吳通判任滿，升遷揚州府尹。彼處吏書差役帶領馬船，直至長沙迎接。吳度即日收拾行裝，辭別僚友起程。下了馬船，一路順風順水。非止一日，將近江州。昔日白樂天贈商婦《琵琶行》云：「江州司馬青衫濕。」便是這個地方。吳府尹船上正揚著滿帆，中流穩度。倏忽之間，狂風陡作，怒濤湧湧，險些兒掀翻。莫說吳府尹和夫人們慌張，便是篙師舵工無不失色，急忙收帆攏岸。只有四五里江面，也掙了兩個時辰。回顧江中往來船隻，那一隻上不了手忙腳亂，求神許願，掙得到岸，便謝天不盡了。這裡吳府尹馬船至了岸旁，拋錨繫纜。那邊已先有一隻官船停泊。兩下相隔約有□數丈遠。這官船艙門上簾兒半卷，下邊站著一個中年婦人，一個美貌女子。背後又侍立三四個丫鬟。吳衙內在艙中簾內，早已瞧見。那女子果然生得嬌艷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秋水為神玉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

分明月殿瑤池女，不信人間有異姿。

吳衙內看了，不覺魂飄神蕩，恨不得就飛到他身邊，摟在懷中，只是隔著許多路，看得不□分較切。心生一計，向吳府尹道：「爹爹，何不教水手移去，幫在這隻船上？倒也安穩。」吳府尹依著衙內，吩咐水手移船。水手不敢怠慢，起錨解纜，撐近那隻船旁。吳衙內指望幫過了船邊，細細觀看。誰知才傍過去，便掩上艙門，把吳衙內一團高興，直冷淡到腳指尖上。你道那船中是甚官員？姓甚名誰？那官人姓賀名章，祖貫建康人氏，也曾中過進士。前任錢塘縣尉，新任荊州司戶，帶領家眷前去赴任，亦為阻風，暫駐江州。三府是他同年，順便進城拜望去了，故此家眷開著艙門閑玩。中年的便是夫人金氏，美貌女子乃女兒秀娥。原來賀司戶沒有兒子，止得這秀娥小姐。年才□五，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女工針指，百伶百俐，不教自能。兼之幼時賀司戶曾延師教過，讀書識字，寫作俱高。賀司戶夫婦因是獨養女兒，鍾愛勝如珍寶，要贅個快婿，難乎其配，尚未許人。當下母子正在艙門口觀看這些船隻慌亂，卻見吳府尹馬船幫上來，夫人即教丫鬟下簾掩門進去。

吳府尹是仕路上人，便令人問是何處官府。不一時回報說：「是荊州司戶，姓賀諱章，今去上任。」吳府尹對夫人道：「此人昔年至京應試，與我有交。向為錢塘縣尉，不道也升遷了。既在此相遇，禮合拜訪。」教從人取帖兒過去傳報。從人又稟道：「那船上說，賀爺進城拜客未回。」正說間，船頭上又報道：「賀爺已來了。」吳府尹教取公服穿著，在艙中望去，賀司戶坐著一乘四人轎，背後跟隨許多人從。原來賀司戶去拜三府，不想那三府數日前丁憂去了，所以來得甚快。擡到船邊下轎，看見又有一隻座船，心內也暗轉：「不知是何使客？」

走入艙中，方待問手下人，吳府尹帖兒早已遞進。賀司戶看罷，即教相請。恰好艙門相對，走過來就是。見禮已畢，各敘間闊寒溫。吃過兩杯茶，吳府尹起身作別。

不一時，賀司戶回拜。吳府尹款留小酌，喚出衙內相見，命坐於旁。賀司戶因自己無子，觀見吳衙內儀表超群，氣質溫雅，先有四五分歡喜。及至問些古今書史，卻又應答如流。賀司戶愈加敬愛，稱讚不絕，暗道：「此子人才學識，盡是可人。」

若得他為婿，與女兒恰好正是一對。但他居汴京，我住建康，兩地相懸，往來遙遠，難好成偶，深為可惜。」此乃賀司戶心內之事，卻是說不出的話。吳府尹問道：「老先生有幾位公子？」

賀司戶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止有小女一人，尚無子嗣。」吳衙內也暗想道：「適來這美貌女子，必定是了，看來年紀與我相仿，若求得為婦，平生足矣。但他止有此女，料必不肯遠嫁，說也徒然。」又想道：「莫說求他為婦，今要再見一面，也不能勾了。怎做恁般痴想。」吳府尹聽得賀司戶尚沒有子，乃道：「原來老先生還無令郎，此亦不可少之事。須廣置姬妾，以圖生育便好。」賀司戶道：「多承指教，學生將來亦有此意。」

彼此談論，不覺更深方止。臨別時，吳府尹道：「儻今晚風息，明晨即行，恐不及相辭了。」賀司戶道：「相別已久，後會無期，還求再談一日。」道罷，回到自己船中。夫人小姐都還未臥，秉燭以待。賀司戶酒已半酣，向夫人說起吳府尹高情厚誼，又誇揚吳衙內青年美貌，學問廣博，許多好處，將來必是個大器，明日要設席請他父子。因有女兒在旁，不好說出意欲要他為婿這一段情來。那曉得秀娥聽了，便懷著愛慕之念。

至次日，風浪轉覺狂大，江面上一望去，煙水迷濛，浪頭推起約有二三丈高，惟聞澎湃之聲。往來一隻船兒做樣，卻也沒有。吳府尹只得住下。賀司戶清早就送請帖，邀他父子赴酌。那吳衙內記掛著賀小姐，一夜臥不安穩。早上賀司戶相邀，正是挖耳當招，巴不能到他船中，希圖再得一觀。

這吳府尹不會湊趣，道是父子不好齊擾賀司戶。至午後獨自過去，替兒子寫帖辭謝。吳衙內難好說得，好不氣惱。幸喜賀司戶不聽，再三差人相請。吳衙內不敢自專，又請了父命，方才脫換服飾，過船相見，入坐飲酒。早驚動後艙賀小姐，悄悄走至遮堂後，

門縫中張望。那吳衙內妝束整齊，比平日愈加丰采飄逸。怎見得？也有詩為證：

何郎俊俏顏如粉，荀令風流坐有香。
若與潘生同過市，不知擲果向誰傍？

賀小姐看見吳衙內這表人物，不覺動了私心，想道：「這衙內果然風流俊雅，我若嫁得這般個丈夫，便心滿意足了。只是怎好在爹媽面前啟齒？除非他家來相求才好。但我便在思想，吳衙內如何曉得？欲待約他面會，怎奈爹媽俱在一處，兩邊船上，耳目又廣，沒討個空處。眼見得難就，只索罷休。」

心內雖如此轉念，那雙眼卻緊緊覷定吳衙內。大凡人起了愛念，總有□分醜處，俱認作美處。何況吳衙內本來風流，自然轉盼生姿，愈覺可愛。又想道：「今番錯過此人，後來總配個豪家宦室，恐未必有此才貌兼全。」左思右想，把腸子都想斷了，也沒個計策，與他相會。心下煩惱，倒走去坐下。席還未暖，恰像有人推起身的一般，兩隻腳又早到屏門後張望。

看了一回，又轉身去坐。不上吃一碗茶的工夫，卻又走來觀看，猶如走馬燈一般，頃刻幾個盤旋，恨不得三四步走至吳衙內身邊，把愛慕之情，一一細罄。說話的，我且問你，在後艙中非止賀小姐一人，須有夫人丫鬟等輩，難道這般著迷光景，豈不要看出破綻？看官，有個緣故。只因夫人平素有件毛病，剛到午間，便要熟睡一覺，這時正在睡鄉，不得工夫。那丫頭們巴不得夫人小姐不來呼喚，背地自去打伙作樂，誰個管這樣閑帳？為此並無知覺。少頃，夫人睡醒，秀娥只得耐住雙腳，悶坐呆想。正是：

相思相見知何日？此時此際難為情。

且說吳衙內身雖坐於席間，心卻掛在艙後，不住偷眼瞧看。見屏門緊閉，毫無影響，暗嘆道：「賀小姐，我特為你而來，不能再見一面，何緣分淺薄如此。」怏怏不樂，連酒也懶得去飲。抵暮席散，歸到自己船中，沒情沒緒，便向床上和衣而臥。這裡司戶送了吳府尹父子過船，請夫人女兒到中艙夜飯。秀娥一心憶著吳衙內，坐在旁邊，不言不語，如醉如痴，酒也不沾一滴，箸也不動一動。夫人看了這個模樣，忙問道：「兒，為甚一毫東西不吃，只是呆坐？」連問幾聲，秀娥方答道：「身子有些不好，吃不下。」司戶道：「既然不自在，先去睡罷。」夫人便起身，叫丫鬟掌燈，送他睡下，方才出去。

停了一回，夫人又來看覷一番，催丫鬟吃了夜飯，進來打鋪相伴。秀娥睡在帳中，翻來覆去哪裡睡得著。忽聞艙外有吟詠之聲，側耳聽時，乃是吳衙內的聲音。其詩云：

天涯猶有夢，對面豈無緣？
莫道歡娛暫，還期盟誓堅。

秀娥聽罷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我想了一日，無計見他一面。

如今在外吟詩，豈非天付良緣。料此更無人靜，無人知覺，正好與他相會。」又恐丫鬟未睡，連呼數聲，俱不答應，量已熟睡。即披衣起身，將殘燈挑得亮亮的，輕輕把艙門推開。吳衙內恰如在門首守候的一般，門啟處便鑽入來，兩手摟抱。秀娥又驚又喜。日間許多想念之情，也不暇訴說。連艙門也不曾閉上，相偎相抱，解衣就寢，成其雲雨。

正在甜美深處，只見丫鬟起來解手，喊道：「不好了，艙門已開，想必有賊。」驚動合船的人，都到艙門口觀看。司戶與夫人推門進來，教丫鬟點火尋覓。吳衙內慌做一堆，叫道：「小姐，怎麼處？」秀娥道：「不要著忙，你只躲在床上，料然不尋到此。待我打發他們出去，送你過船。」剛抽身下床，不想丫鬟照見了吳衙內的鞋兒，乃道：「賊的鞋也在此，想躲在床上。」司戶夫妻便來搜看。秀娥推住，連叫沒有。哪裡肯聽，向床上搜出吳衙內。秀娥只叫得「苦也」。司戶道：「叵耐這廝，怎來點污我家？」夫人便說：「吊起拷打。」司戶道：「也不要打，竟撇入江裡去罷。」教兩個水手，打頭扛腳擡將出去。

吳衙內只叫饒命。秀娥扯住叫道：「爹媽，都是孩兒之罪，不於他事。」司戶也不答應，將秀娥推上一交，把吳衙內撲通撇在水裡。秀娥此時也不顧羞恥，跌腳捶胸，哭道：「吳衙內，是我害著你了。」又想道：「他既因我而死，我又何顏獨生？」

遂搶出艙門，向著江心便跳。

可憐嫩玉嬌香女，化作隨波逐浪魂。

秀娥剛跳下水，猛然驚覺，卻是夢魘，身子仍在床上。旁邊丫鬟還在那裡叫喊：「小姐甦醒。」秀娥睜眼看時，天已明了，丫鬟俱已起身。外邊風浪，依然狂大。丫鬟道：「小姐夢兒甚的？恁般啼哭，叫喚不醒。」秀娥把言語支吾過了，想道：「莫不我與吳衙內沒有姻緣之分，顯這等凶惡夢兆？」又想道：「若得真如夢裡這回恩愛，就死亦所甘心。」此時又被夢中那段光景在腹內打攪，越發想得痴了，覺道睡來沒些聊賴，推枕而起。丫鬟們都不在眼前，即將門掩上，看著艙門，說道：「昨夜吳衙內明明從此進來，摟抱至床，不信倒是做夢。」又想道：「難道我夢中便這般僥倖，醒時卻真個無緣不成？」一頭思想，一面隨手將艙門推開，用目一覷。只見吳府尹船上艙門大開，吳衙內向著這邊船上呆呆而坐。

原來二人臥處，都在後艙，恰好間壁，止隔得五六尺遠。

若去了兩重窗隔，便是一家。那吳衙內也因夜來魂顛夢倒，清早就起身，開著窗兒，觀望賀司戶船中。這也是癩蝦蟆想天鵝肉吃的妄想。那知姻緣有分，數合當然。湊巧賀小姐開窗，兩下正打個照面。四目相視，且驚且喜。恰如識熟過的，彼此微微而笑。秀娥欲待通句話兒，期他相會，又恐被人聽見。

遂取過一幅桃花箋紙，磨得墨濃，醮得筆飽，題詩一首，摺成方勝，袖中摸出一方繡帕包裹，卷成一團，擲過船去。吳衙內雙手承受，深深唱個肥喏，秀娥還了個禮。然後解開看時，其詩云：

花箋裁錦字，繡帕裹柔腸。
不負襄王夢，行雲在此方。

傍邊又有一行小字道：「今晚妾當挑燈相候，以剪刀聲響為號，幸勿爽約。」吳衙內看罷，喜出望外。暗道：「不道小姐又有如此秀美才華，真個世間少有。」一頭讚羨，即忙取過一幅金箋，題詩一首，腰間解下一條錦帶，也卷成一塊，擲將過來。秀娥接得看時，這詩與夢中聽見的一般，轉覺駭然，暗道：「如何他才題的詩，昨夜夢中倒先見了？看起來我二人合該為配，故先做這般真夢。」詩後邊也有一行小字道：「承芳卿雅愛，敢不如命。」看罷，納諸袖中。正在迷戀之際，恰值丫鬟送面水叩門。秀娥輕輕帶上隔子，開放丫鬟。隨後夫人也來詢視。見女兒已是起身，方放下這片愁心。

那日乃是吳府尹答席，午前賀司戶就去赴宴。夫人也自晝寢。秀娥取出那首詩來，不時展玩，私心自喜，盼不到晚。

有恁般怪事。每常時，矍矍眼便過了一日。偏生這日的日子，恰像有條繩子繫住，再不能勾下去，心下好不焦躁。漸漸捱至黃昏，忽地想著這兩個丫鬟礙眼，不當穩便，除非如此如此。到夜飯時，私自賞那帖身伏侍的丫鬟一大壺酒，兩碗菜蔬。這兩個丫頭猶如渴龍見水，吃得一滴不留。少頃賀司戶筵散回船，已是爛醉。秀娥恐怕吳衙內也吃醉了，不能赴約，反增憂慮。回到後艙，掩上門兒，教丫鬟將香兒熏好了衾枕，吩咐道：「我還要做些針指，你們先睡則個。」那兩個丫鬟正是酒湧上來，面紅耳熱，腳軟頭旋，也思量幹這道兒，只是不好開口，得了此言，正中下懷，連忙收拾被窩去睡。頭兒剛剛著枕，鼻孔中就搨風箱般打鼾了。

秀娥坐了更餘，仔細聽那兩船人聲靜悄，寂寂無聞，料得無事，遂把剪刀向桌兒上嘶琅的一響。那邊吳衙內早已會意。原來吳衙內記掛此事，在席上酒也不敢多飲。賀司戶去後，回至艙中，側耳專聽。約莫坐了一個更天，不見些影響，心內正在疑惑，忽聽得了剪刀之聲，喜不自勝，連忙起身，輕手輕腳，開了窗兒，跨將出去，依原推上，聳身跳過這邊船來，向窗門上輕輕彈了三彈。秀娥便來開窗，吳衙內鑽入艙中，秀娥原復帶上。兩下又見了個禮兒。吳衙內在燈下把賀小姐仔細一觀，更覺千嬌百媚。這時彼此情如火熱，那有閑工夫說甚言語。吳衙內捧過賀小姐，鬆開鈕扣，解卸衣裳，雙雙就枕。酥胸緊貼，玉體輕偎。這場雲雨，□分美滿。但見：

艙門輕叩小窗開，瞥見猶疑夢裡來。

萬種歡娛愁不足，梅香熟睡莫驚猜。

一回兒雲收雨散，各道想慕之情。秀娥只將夢中聽見詩句，卻與所贈相同的話說出。吳衙內驚訝道：「有恁般奇事。我昨夜所夢，與你分毫不差。因道是奇異，悶坐呆想。不道天使小姐也開窗觀覷，遂成好事。看起來，多分是宿命姻緣，故令魂夢先通。明日即懇爹爹求親，以圖偕老百年。」秀娥道：「此言正合我意。」二人說到情濃之際，陽臺重赴，恩愛轉篤，竟自一覺睡去。

不想那晚夜半，風浪平靜，五鼓時分，各船盡皆開放。賀司戶吳府尹兩邊船上，也各收拾篷檣，解纜開船。眾水手齊聲打號子起篷，早把吳衙內、賀小姐驚醒。又聽得水手說道：「這般好順風，怕趕不到蘄州。」嚇得吳衙內暗暗只管叫苦，說道：「如今怎生是好？」賀小姐道：「低聲。儻被丫鬟聽見，反是老大利害。事已如此，急也無用。你且安下，再作區處。」

吳衙內道：「莫要應了昨晚的夢便好。」這句話卻點醒了賀小姐，想夢中被丫鬟看見鞋兒，以致事露，遂伸手摸起吳衙內那雙絲鞋藏過。賀小姐躊躇了千百萬遍，想出一個計來，乃道：「我有個法兒在此。」吳衙內道：「是甚法兒？」賀小姐道：「日裡你便向床底下躲避，我也只推有病，不往外邊陪母親吃飯，竟討進艙來。待到了荊州，多將些銀兩與你，趁起岸時人從紛紜，從鬧中脫身，覓個便船回到揚州，然後寫書來求親。爹媽若是允了，不消說起；儻或不肯，只得以實告之。爹媽平日將我極是愛惜，到此地位，料也只得允從。那時可不依舊夫妻會合。」吳衙內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可知好哩。」

到了天明，等丫鬟起身出艙去後，二人也就下床。吳衙內急忙鑽入床底下，做一堆兒伏著。兩旁俱有箱籠遮隱，床前自有帳幔低垂。賀小姐又緊緊坐在床邊，寸步不離。盥漱過了，頭也不梳，假意靠在桌上。夫人走入看見，便道：「阿呀。為何不梳頭，卻靠在此？」秀娥道：「身子覺道不快，怕得梳頭。」夫人道：「想是起得早些，傷了風了，還不到床上去睡睡？」秀娥道：「因是睡不安穩，才坐在這裡。」夫人道：「既然要坐，還該再添件衣服，休得凍了，越加不好。教丫鬟尋過一領披風，與他穿起。」又坐了一回，丫鬟請吃朝膳。夫人道：「兒，你身子不安，莫要吃飯，不如教丫鬟香香的煮些粥兒調養，倒好。」秀娥道：「我心裡不喜歡吃粥，還是飯好。」

只不耐煩走動，拿進來吃罷。」夫人道：「既恁般，我也在此陪你。」秀娥道：「這班丫頭，背著你眼就要胡做了，母親還到外邊去吃。」夫人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遂轉身出去，教丫鬟將飯送進擺在桌上。秀娥道：「你們自去，待我喚時方來。」打發丫鬟去後，把門頂上，向床底下招出吳衙內來吃飯。

那吳衙內爬起身，把腰伸了一伸，舉目看桌上時，乃是兩碗葷菜，一碗素菜，飯只有一吃一添。原來賀小姐平日飯量不濟，額定兩碗，故此只有這些。你想吳衙內食三升米的腸子，這兩碗飯填在那處？微微笑了一笑，舉起箸兩三超，就便了帳，卻又不好說得，忍著餓原向床下躲過。秀娥開門，喚過丫鬟又教添兩碗飯來吃了。那丫鬟互相私議道：「小姐自來只用得兩碗，今日說道有病，如何反多吃了一半，可不是怪事。」不想夫人聽見，走來說道：「兒，你身子不快，怎的反吃許多飯食？」秀娥道：「不妨事，我還未飽哩。」這一日三餐俱是如此。司戶夫婦只道女兒年紀長大，增了飯食，正不知艙中，另有個替吃飯的，還餓得有氣無力哩。正是：

安排布地瞞天謊，成就偷香竊玉情。

當晚夜飯過了。賀小姐即教吳衙內先上床睡臥，自己隨後解衣入寢。夫人又來看時，見女兒已睡，問了聲自去，丫鬟也掩門歇息。吳衙內飢餓難熬，對賀小姐說道：「事雖好了，只有一件苦處。」秀娥道：「是那件？」吳衙內道：「不瞞小姐說，我的食量頗寬。今日這三餐，還不勾我一頓。若這般忍餓過日，怎能捱到荊州？」秀娥道：「既恁地，何不早說？明日多討些就是。」吳衙內道：「分討得多，又怕惹人疑惑。」

秀娥道：「不打緊，自有道理，但不知要多少才勾？」吳衙內道：「哪裡像得我意。每頓來碗也胡亂度得過了。」

到次早，吳衙內依舊躲過。賀小姐詐病在床，呻吟不絕。

司戶夫人擔著愁心，要請醫人調治，又在大江中，沒處去請。

秀娥卻也不要，只叫肚裡餓得慌。夫人流水催進飯來，又只嫌少，共爭了數多碗，倒把夫人嚇了一跳，勸他少吃時，故意使起性兒，連叫：「快拿去。不要吃了，索性餓死罷。」夫人是個愛女，見他使性，反陪笑臉道：「兒，我是好話，如何便氣你？若吃得，盡意吃罷了，只不要勉強。」親自拿起碗箸，遞到他手裡。秀娥道：「母親在此看著，我便吃不下去。須通出去了，等我慢慢的，或者吃不完也未可知。」夫人依他言語，教丫鬟一齊出外。秀娥披衣下床，將門掩上。吳衙內便鑽出來，因是昨夜餓壞了，見著這飯，也不謙讓，也不擡頭，一連數碗，吃個流星趕月。約莫存得碗餘，方才住手，把賀小姐到看呆了，低低問道：「可還少麼？」吳衙內道：「將就些罷，再吃便沒意思了。」瀉杯茶漱漱口兒，向床下廳的又鑽入去了。

賀小姐將餘下的飯吃罷，開門兒，原到床上睡臥。那丫鬟專等他開門，就奔進去。看見飯兒菜兒，都吃得精光，收著傢伙，一路笑道：「原來小姐患的卻是吃飯病。」報知夫人。

夫人聞言，只把頭搖，說道：「虧他怎地吃上這些。那病兒也患得蹊蹺。」急請司戶來說知，教他請醫問卜。連司戶也不肯信，吩咐午間莫要依他，恐食傷了五臟，便難醫治。那知未到午時，秀娥便叫肚飢。夫人再三把好言語勸諭時，秀娥就啼哭起來。夫人沒法，只得又依著他。晚間亦是如此。司戶夫妻只道女兒得了怪病，分慌張。

這晚已到蘄州停泊，吩咐水手明日不要開船。清早差人入城，訪問名醫；一面求神占卦。不一時，請下個太醫來。那太醫衣冠濟楚，氣宇軒昂。賀司戶迎至艙中，敘禮看坐。那太醫曉得是位官員，禮貌甚恭。獻過兩杯茶，問了些病緣，然後到後艙診脈。診過脈，復至中艙坐下。賀司戶道：「請問太醫，小女還是何症？」太醫先咳了一聲嗽，方答道：「令愛是疝膨食積。」賀司戶道：「先生差矣。疝膨食積乃嬰兒之疾，小女今年五歲了，如何還犯此症？」太醫笑道：「老先生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令愛名雖五歲，即今尚在春間，只有四歲之實。儻在寒月所生，才三歲有餘。老先生，你且想，三歲的女子，難道不算嬰孩？大抵此症，起於飲食失調，兼之水土不伏，食積於小腹之中，凝滯不消，遂至生熱，升至胸中，便覺飢餓。及吃下飲食，反資其火，所以日盛一日。若再過月餘不醫，就難治了。」賀司戶見說得有些道理，問道：「先生所見，極是有理了。但今如何治之？」太醫道：「如今學生先消其積滯，去其風熱，住了熱，飲食自然漸漸減少，平復如舊矣。」賀司戶道：「若得如此神效，自當重酬。」道罷，太醫起身拜別。

賀司戶封了藥資，差人取得藥來，流水煎起，送與秀娥。

那秀娥一心只要早至荊州，那個要吃甚麼湯藥？初時見父母請醫，再三阻擋不住，又難好道出真情，只得由他慌亂。曉得了醫者這班言語，暗自好笑。將來的藥，也打發丫鬟將去，竟潑入淨桶。求神占卦，有的說是星辰不利，又觸犯了鶴神，須請僧道禳解，自然無事；有的說在野曠處遇了孤魂餓鬼，若設薦追薦，便可痊愈。賀司戶夫妻一一依從。見服了幾劑藥，沒些效驗，吃飯如舊。又請一個醫者。

那醫者更是擴而充之，乘著轎子，三四個僕從跟隨。相見之後，高談闊論，也先探了病源，方才診脈，問道：「老先生可有那個看過麼？」賀司戶道：「前日曾請一位看來。」醫者道：「他看的是何症？」賀司戶道：「說是疝膨食積。」醫者呵呵笑道：「此乃癆瘵之症，怎說是疝膨食積？」賀司戶道：「小女年紀尚幼，如何有此症候？」醫者道：「令愛非七情六欲癆瘵之比，他本秉氣虛弱，所謂孩兒癆便是。」賀司戶道：「飲食無度，這是為何？」醫者道：「寒熱交攻，虛火上延，因此容易飢餓。」夫人在屏後打聽，教人傳說，小姐身子並不發熱。

醫者道：「這乃內熱外寒骨蒸之症，故不覺得。」又討前日醫者藥劑看了，說道：「這般克罰藥，削弱元氣。再服幾劑，便難救了。待學生先以煎劑治其虛熱，調和臟腑，節其飲食。那時，方以滋陰降火養血補元的丸藥，慢慢調理，自當痊愈。」

賀司戶稱謝道：「全仗神力。」遂辭別而去。

少頃，家人又請一個太醫到來。那太醫卻是個老者，鬚鬢皓然，步履蹣跚，剛坐下，便誇張善識疑難怪異之病：「某官府虧老夫救的，某夫人又虧老夫用甚藥奏效。」那門面話兒就說了一大派。又細細問了病者起居飲食，才去診脈。賀司戶被他大話一哄，認做有意思的，暗道：「常言老醫少卜，或者這醫人有些效驗，也未可知。」醫者診過了脈，向賀司戶道：「還是老先生有緣，得遇老夫。今愛這個病症，非老夫不能識。」

賀司戶道：「請問果是何疾？」醫者道：「此乃有名色的，謂之膈病。」賀司戶道：「吃不下飲食，方是膈病，目今比平常多食幾倍，如何是這症候？」醫者道：「膈病原有幾般。像今愛這膈病俗名喚做老鼠膈。背後儘多儘吃；及至見了人，一些也難下咽喉。後來食多發漲，便成蠱脹。二病相兼，便難醫治。如今幸而初起，還不妨得，包在老夫身上，可以除根。」

言罷，起身。賀司戶送出船頭方別。

那時一家都認做老鼠膈，見神見鬼的，請醫問卜。那曉得賀小姐把來的藥，都送在淨桶肚裡，背地冷笑。賀司戶在蘄州停了幾日，算來不是長法，與夫人商議，與醫者求了個藥方，多買些藥材，一路吃去，且到荊州另請醫人。那老兒因要他寫方，著實詐了好些銀兩，可不是他的造化。有詩為證：

醫人未必盡知醫，卻是將機便就機。

無病妄猜云有病，卻教司戶折便宜。

常言說得好：「少女女郎，情色相當。」賀小姐初時，還是個處子，雲雨之際，尚是逡巡畏縮。況兼吳衙內心慌膽怯，不敢恣肆，彼此未見□分美滿。兩三日後，漸入佳境，恣意取樂，忘其所以。一晚夜半，丫鬟睡醒，聽得床上唧唧噥噥，床棧戛戛的響。隔了一回，又聽得氣喘吁吁，心中怪異，次早報與夫人。夫人也因見女兒面色紅活，不像個病容，正有些疑惑，聽了這話，合著他的意思。不去通知司戶，竟走來觀看，又沒些破綻。及細看秀娥面貌，愈覺丰采倍常，卻又不好開口問得，倒沒了主意。坐了一回，原走出去。朝飯已後，終是放心不下，又進去探覷，把遠話挑問。秀娥見夫人話兒問得蹊蹺，便不答應。耳邊忽聞得打鼾之聲。

原來吳衙內夜間多做了些正經，不曾睡得，此時吃飽了飯，在床底下酣睡。秀娥一時遮掩不來，被夫人聽見，將丫鬟使遣開去，把門頂上，向床下一望。只見靠壁一個攏頭孩子，曲著身體，睡得好不自在。夫人暗暗叫苦不迭，對秀娥道：「你做下這等勾當，卻詐推有病，嚇得我夫妻心花兒急碎了。如今羞人答答，怎地做人。這天殺的，還是哪裡來的？」

秀娥羞得滿面通紅，說道：「是孩兒不是，一時做差事了。望母親遮蓋則個。這人不是別個，便是吳府尹的衙內。」夫人失驚道：「吳衙內與你從未見面，況那日你爹在他船上吃酒，還在席間陪侍，夜深方散，四鼓便開船了，如何得能到此？」秀娥從實將司戶稱讚留心，次日屏後張望，夜來做夢，早上開窗訂約，並睡熟船開，前後事細細說了，又道：「不肖女一時情痴，喪名失節，玷辱父母，罪實難追。但兩地相隔數千里，一旦因阻風而會，此乃宿世姻緣，天遣成配，非繇人力。兒與吳衙內誓同生死，各不更改。望母親好言勸爹曲允，尚可挽回前失；倘爹有別念，兒即自盡，決不偷生苟活。今蒙恥稟知母親，一任主張。」道罷，淚如雨下。

這裡母子便說話，下邊吳衙內打鼾聲越發雷一般響了。此時夫人又氣又惱，欲待把他難為，一來嬌養慣了，哪裡捨得；二來恐婢僕聞知，反做話靶，吞聲忍氣，拽開門走往外邊去了。

秀娥等母親轉身後，急下床頂上門兒，在床下叫醒吳衙內，埋怨道：「你打鼾，也該輕些兒，驚動母親，事都泄漏了。」

吳衙內聽說事漏，嚇得渾身冷汗直淋，上下牙齒，頃刻就蹉跎的相打，半句話也掙不出。秀娥道：「莫要慌。適來與母親如此如此說了。若爹爹依允，不必講起；不肯時，拚得學夢中結局，決不教你獨受其累。」說到此处，不覺淚珠亂滾。

且說夫人急請司戶進來，屏退丫鬟，未曾開言，眼中早已簌簌淚下。司戶還道愁女兒病體，反寬慰道：「那醫者說，只在數日便可奏效，不消煩惱。」夫人道：「聽那老光棍花嘴，甚麼老鼠膈。論起恁樣太醫，莫說數日內奏效，就一千日還看不出病體。」司戶道：「你且說怎的？」夫人將前事細述。把司戶氣得個發昏章第□一，連聲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這等不肖之女，做恁般醜事，敗壞門風，要他何用？趁今晚都結果了性命，也脫了這個醜名。」這兩句話驚得夫人面如土色，勸道：「你我已在中年，止有這點骨血。一發斷送，更有何人？論來吳衙內好人家子息，才貌兼全，招他為婿，原是門當戶對。獨怪他不來求親，私下做這般勾當。事已如此，也說不得了。將錯就錯，悄悄地差人送他回去，寫書與吳府尹，令人來下聘，然後成禮，兩全其美。今若聲張，反收幌子。」司戶沉吟半晌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依著夫人。出來問水手道：「這裡是甚地方？」

水手答道：「前邊已是武昌府了。」司戶吩咐就武昌暫停，要差人回去。一面修起書札，喚過一個心腹家人，吩咐停當。

不一時到了武昌。那家人便上涯寫下船隻，旁在船邊。賀司戶與夫人同至後艙。秀娥見了父親，自覺無顏，把被蒙在面上。司戶也不與他說話，只道：「做得好事。」向床底下，呼喚吳衙內。那吳衙內看見了司戶夫婦，不知是甚意兒，戰兢兢爬出來，伏在地上，口稱死罪。司戶低責道：「我只道你少年博學，可以成器，不想如此無行，辱我家門。本該撇下江裡，才消這點惡氣。今姑看你父親面皮，饒你性命，差人送歸。若得成名，便把不肖女與你為妻；如沒有這般志氣，休得指望。」吳衙內連連叩頭領命。司戶原教他躲過，捱至夜深人靜，悄悄地教家人引他過船，連丫鬟不容一個見面。彼時兩下分別，都還道有甚歹念，□分淒慘，又不敢出聲啼哭。秀娥又扯夫人到背後，說道：「此行不知爹爹有甚念頭，須教家人回時，討吳衙內書信覆我，方才放心。」夫人真個依著他，又叮囑了家人。次日清早開船自去。賀司戶船隻也自望荊州進發。賀小姐誠恐吳衙內途中有變，心下憂慮。即時真個倒想出病來。正是：

乍別冷如冰，動念熱如火。

三百六□病，唯有相思苦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吳府尹自那早離了江州，行了幾□里路，已是朝膳時分，不見衙內起身。還道夜來中酒，看看至午，不見聲息，以為奇怪。夫人自去叫喚，並不答應。那時著了忙。

吳府尹教家人打開觀看，只有一個空艙。嚇得府尹夫妻魂魄飛散，呼天搶地的號哭，只是解說不出。合船的人，都道：「這也作怪。總來只有雙船，哪裡去了？除非落在水裡。」吳府尹聽了眾人，遂泊住船，尋人打撈。自江州起至泊船之所，百里內外，把江也撈遍了，哪裡羅得屍首。一面招魂設祭，把夫人哭得死而復甦。吳府尹因沒了兒子，連官也不要做了。手下人再三苦勸，方才前去上任。

不則一日，賀司戶家人送吳衙內到來。父子一見，驚喜相半。看了書札，方知就裡，將衙內責了一場。款留賀司戶家人，住了數日，準備聘禮，寫起回書，差人同去求親。吳衙內也寫封私書寄與賀小姐。兩下家人領著禮物，別了吳府尹，直至荊州，參見賀司戶。收了聘禮。又做回書，打發吳府尹家人回去。那賀小姐正在病中，見了吳衙內書信，然後漸漸痊愈。那吳衙內在衙中，日夜攻書。候至開科，至京應試，一舉成名，中了進士。湊巧除授荊州府湘潭縣縣尹。吳府尹見兒子成名，便告了致仕，同至荊州上任，擇吉迎娶賀小姐過門成親。同僚們前來稱賀。

兩個花燭下新人，錦衾內一雙舊友。

秀娥過門之後，孝敬姑姑，夫妻和順，頗有賢名。後來賀司戶因念著女兒，也入籍汴京，靠老終身。吳彥官至龍圖閣學士，生得二子，亦登科甲。這回書喚做《吳衙內鄰舟赴約》。詩云：

佳人才子貌相當，八句新詩暗自將。

百歲姻緣床下就，麗情千古播詞常。

